

《毛诗注疏》版本流变考略

曹诣珍*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毛诗注疏》为儒家经典之一,汇集了汉、唐两代学者为解读《毛诗》而作的重要注释。本文对它的版本流变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清晰的梳理,并指出了后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部分失误。

关键词:《毛诗注疏》; 版本; 流变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3-0070-03

《毛诗注疏》,汉毛亨传、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

诗有四家,唯毛独存。《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二者分载,说明此前经、传别行。至《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萇传、郑氏笺”。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①,今人多从其说。《毛传》原为三十卷,《隋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总目》“疑为康成所并”^②。因此,很可能从郑玄开始,《毛诗》经、注已经并行。马融注《周礼》云:“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③度郑玄之意,当亦如是。郑笺宗毛,时有异同,其后诸家互起,争出新意,“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颖达等以疏文繁重,又析为四十卷。”^④《新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文献通考经籍考》均著录“毛诗正义四十卷”。《正义》原为单疏本,今尚有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3)九年绍兴府刊本存世^⑤。正义与经、注的合并可能始于绍兴初元。绍兴壬子福建庠司刻《六经疏义》,书后载三山黄唐识语云:“《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兴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鋟诸本,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⑥据此,绍兴年间《毛诗注疏》雏形已成,只是还没有并以陆德明的音义,且命名尚为“疏义”。

稍后,约淳熙(宋孝宗年号,1174—1190)年间,建安刘叔刚一经堂刊刻《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则经、传、笺、疏、音义已经汇于一书。此本最早见载于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云:“南宋槧本”、“昌平学藏”,“首载《毛诗正义序》(属明代补刊),次有《诗谱序》,序后有‘刘氏文府’、‘叔刚’、‘桂轩’、‘一经堂’记。卷端首行题‘附释音毛诗注疏卷第一’,次行‘毛诗国风郑氏笺孔颖达疏’。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注双行。界长六寸二分,幅四寸二分,左右双边,乌丝外标题。”^⑦其名为“附释音毛诗注疏”,说明当时音义还没有被视作书的必有部分。其卷数为二十,可知此会本是以疏合注,从郑笺之卷第。据日本书志学会编刊的《十三经注疏影谱》,可知此本有句读,以黑顿点为之,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云“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放”^⑧相合。今藏国图的元刻明修本《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同样是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毛诗正义序》后也有“刘氏文府”等四木记,应该是依据淳熙本重雕,只是已去句读。

此外,岛田翰《函宋楼藏书源流考》记载:“宋会本《十三经注疏》二部,一足本一残本。一通……《诗》二十卷,……割裂释文分附经注各下,题曰‘附释音’,……皆半页十行。……经凡十三。宋嘉定庚辰同时

收稿日期:2004-11-18

作者简介:曹诣珍(1977—),女,浙江慈溪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120。

② 同上。

③ 《附释音毛诗注疏》卷一,孔颖达正义引,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本。

④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120。

⑤ 此书原藏日本恭仁山庄。叶德辉《书林清话》、傅增湘《藏眼群书经眼录》均有记载。现有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东方文化学院影宋本行于世。

⑥ (日)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一《尚书注疏二十卷》,清光绪十一年姚氏铅聚珍版本。

⑦ (日)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一《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清光绪十一年姚氏铅聚珍版本。

⑧ (南宋)岳珂:《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句读》,《知不足斋丛书》本。

刷印于建安。一通则款格长短皆同于前本，同版异刷，独缺《尔雅》、《仪礼》，《仪礼》以单经本及杨复《仪礼图》补之。比前本刷印颇后，其在咸淳之际乎？此书之版一归元，又入明，明初尚存于福州府学，后入南雍，而大德、延祐、至治、泰定、元统递有补修，所谓正德十行本之祖本也。案：此书刻时非一，后湊合同刷。”^①岛田翰所说的嘉定（宋宁宗年号，1208—1225）本与森立之记载的淳熙本都刷印于闽中建安，都题曰“附释音”，都是二十卷，都是半页十行，二本应当有紧密关联。岳珂《沿革例》提及的建本有音释注疏者，应该就是指这两本或其中的一本。

嘉定本入元后递加补修。元时另有大字本《毛诗注疏》二十卷。《莫氏经眼录》、《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及《爱日精庐藏书志》均有记载，陈鱣《经籍跋文》载之最详：“《毛诗注疏》二十卷，元刻大字本。向为吴中黄尧圃所收，云以白金十两买诸五柳居书籍铺者。偶为友人乾没余从其友人处出钱十千购得之。每页十六行，行十八字。传、笺、释文及正义夹行行二十五字。……是本首题毛诗注疏卷第一，不注一之一二等字。”此本卷首名直接题为“毛诗注疏”，不再另标“附释音”，说明当时音义已经被视作书的必有部分。“此书元刻元印，并无修版，大字悦目，尤足宝贵也。”^②

宋嘉定本经元入明，其版至正德（明武宗年号，1506—1522）时尚存，“其修补之页居多，直至明正德止，故亦称正德本。”^③后世阮元、刘承幹、陈鱣等所说的七十卷宋本^④，其实即此本，其卷第已经由原先的二十卷析为七十小卷，即原先的各卷分别被析为若干小卷。这在第一卷中的著录方式为：在原第一行“附释音毛诗注疏卷第一”下侧注“一之一”，表明是原卷一中的第一小卷；行末题曰“一”，表明是七十小卷中之第一卷。余卷皆依此例。现见载之宋、元《毛诗注疏》刊本皆曰“二十卷”，并无云“七十卷”者，此卷第之再分很可能是明人所为。

至明嘉靖（明世宗年号，1522—1567）年间，御史李元阳据正德本重雕《十三经注疏》，刊于闽中，世称闽本。此本分卷同正德本，共七十小卷；但是大卷下只标注“一之一”等字，并不标注小卷数，因此通常只著录为二十卷。此本改卷首旧名“附释音毛诗注疏”为“毛诗注疏”，且在版式上多有变动：半页九行，经文大字，传、笺字差小单行居中。其文不再仅是平行接写，而是分高低数等，每行字数十九至二十一不等。除正义首有与经文字同等大小的“疏”字外加规识外，传首、笺首亦依此例。版式殊为繁复，且多有不当之处。陈鱣《经籍跋文》载山井鼎《考文》就曾指出：“笺云二字，郑氏之旧，所以别毛氏传也，而后世诸本加墨围者，亦失古意矣。”^⑤此外，孔颖达《毛诗正义》原书备郑《谱》于卷首；闽本之前，各本的《周南召南谱》尚与《谱序》接连，“正其迹之未经尽泯者。”^⑥而闽本始将此《谱》移入卷第一中“郑氏笺”的正义之后，阮元认为此举“失之甚矣。”^⑦

闽本之版后归南京国子监，是为明南监本。万历（明神宗年号，1573—1620）间祭酒李长春等刊于北京国子监，是为北监本。至崇祯（明思宗年号，1628—1644）年间，毛晋汲古阁又用北监本重雕，是为毛本。此本印行最多，至清嘉庆十八年（1813）尚有四友堂的重刊本，然而“漫漶不可识读，近人修补更多讹舛”^⑧。

由明入清，经学复兴。乾隆四年（1739）至十二年，武英殿刻印《十三经注疏》三百四十八卷。清高宗弘历亲自作序：“我朝列祖相承右文稽古，皇祖圣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圣学，五经具有成书颁布海内。朕披览《十三经注疏》，念其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爰勅词臣重加校正。”^⑨此次校刻规模较大。清高宗以弟弘昼为监理，鄂尔泰、张廷玉为总阅，方苞等为总裁，朱良裘等三十八位翰林院的侍读、侍讲、编修为提调和编校，还设了专职的校录和监造人员。校刻以北监本为底本，但作了较大的更动。书之卷首名依北监本为“毛诗注疏”，但卷第之分既不依明本七十卷，也不依宋、元本二十卷，而是从《毛诗故训传》原目为三十卷。半页十行。释音首不以○相隔，而是冠以“音义”二字，与经文同等大小，外加规识。一段疏文中，也不再“某至某”之类字句标起止，而仅以与疏文同等大小的“传”、“笺”字加规识相隔，其下直接云“正义曰”。经文分章处另起行顶格。并重新加点句读。较之于闽本，其版式更趋繁复。但此本依《毛诗正义》单行本将《诗谱》一卷总列于卷前，另列《毛诗注疏原目》和《毛诗注解传述人》，并备有目录，皆为首开新例，颇有可取之处。且各卷之末都有考证，多为考核文字异同，案语处时有词臣署名，如“臣良裘按”等，皆小字居右侧。

①〔日〕岛田翰：《函宋楼藏书源流考》，清光绪三三年（丁未）刻本。

②〔清〕陈鱣：《经籍跋文·元本毛诗注疏跋》，清光绪四年（1878）龙眠山房叶氏刻本。

③同上。

④见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及《毛诗注疏校勘记》，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影》，陈鱣《经籍跋文》。

⑤陈鱣：《经籍跋文·元本毛诗注疏跋》，清光绪四年（1878）龙眠山房叶氏刻本。

⑥阮元：《附释音毛诗注疏·校勘记》卷一，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本。

⑦同上。

⑧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本。

⑨《十三经注疏·御制重刻十三经序》，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

武英殿本既然是清高宗敕命校刊,《四库全书》收录《毛诗注疏》时自然不作他选,只是改半页十行为八行、并且去其句读及规识而已。然而《四库全书》实际收录的虽为武英殿本《毛诗注疏》三十卷,其《总目》所云却是“《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郑元笺唐孔颖达疏”,则《总目》之误有二:其一,所著录的书名与实际收录的书不符,“有违目录贵于实录之原则,殊不足取。”^①其二,“《毛诗正义》四十卷”为孔颖达单疏本之题名、卷第,不可标注“汉毛亨传郑元笺唐孔颖达疏”;在单疏本尚且存世的情况下,更不宜相混淆。《总目》此误影响甚大:清光绪间丁丙补抄文澜阁库书,虽是据武英殿本抄录,却“强析四十卷以合《总目》之数,又于卷端改题‘正义’,卷二起依原本题‘注疏’,首鼠两端,不足据”^②;《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四库全书》之本,也题为“毛诗正义四十卷”;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在绍兴九年绍兴府刊《毛诗正义》四十卷单疏本下,亦著录“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而真正将《总目》此误“发扬光大”的却是阮元。阮元迷信《总目》,刊刻《十三经注疏》时“于目录之后复敬录钦定《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各提要于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学远轶前代”^③,不但在《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中著录“毛诗正义七十卷”,依《总目》之书名又不依《总目》之卷数,不伦不类,而且直接题书名为“毛诗正义”,导致后世的中华书局 195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毛诗注疏》都被题名为“毛诗正义”,误之甚矣!

武英殿本于同治十年(1871)重刊,仅卷前目次有所调动。后淮南书局于光绪戊寅年(1873)据以刊刻单行本,又多有更改: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传、笺、释音、正义皆字差小单行居中。不但经文分章另起行顶格,释音、疏亦如此。传、笺、疏文与下句经文接连处皆用细横线相隔。版式极尽繁复。亦有句读,然校之武英殿本多有不当处。且去武英殿本之考证。又字体粗陋,触目不悦。此本殊乏可取之处。更有甚者,其封面、版心之名虽然仍为“毛诗注疏”,但竟妄改卷首名为“毛诗诂训传”!

武英殿本虽优长颇多,但其所据之底本(明北监本)舛误百出,实非善本;且虽有考证,而据以参照之本不多,失之简略。因此嘉庆年间阮元据家藏之“十行宋本”(实是明正德本)重印并附以详尽校勘记之本出后,殿本遂相形失色。阮元之本刊于南昌府学,嘉庆二十年(1815)仲春开雕,次年仲秋板成。此本悉遵旧式:每半页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经作大字,注、释文、正义皆小字双行其下。释文首加○隔之,正义首加“疏”字围其外隔之。且校勘精良,号称善本。出后,广东书局、江西书局、脉望仙馆、点石斋、锦章图书局等遂相继重刊。民国年间,上海中华书局又据以刊印《四部备要》。后世界书局将阮本《十三经注疏》缩印为两巨册,1980 年北京中华书局和 1998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据以影印,现通行于世。

综上所述,《毛诗注疏》的版本流变大致如下图所示:

宋	元	明	清	民国	卷首题名、著录卷数
淳熙本 嘉定本	元刻明修本				附释音毛诗注疏 二十卷
	元刻大字本				毛诗注疏二十卷
		正德本	阮刻本	四部备要本	附释音毛诗注疏 七十卷
		闽本-北监本-毛本	四友堂本		毛诗注疏二十卷(实 为七十小卷)
			武英殿本		毛诗注疏三十卷
			四库全书本		
			淮南书局本		毛诗诂训传三十卷

版本流变井然有序、清晰可考。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诗》为正经,其版刻倍受重视;其二,《毛诗注疏》于成书之初,就主要是以《十三经注疏》的丛书本形式存在,较易保存,不易散佚。

(下转第 39 页)

①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按语,页 188。
②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页 90。
③ 阮元:《十三经注疏·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本。

能是农历十五、十六或十七的任一天，以十五、十六居多。农历每月初一称月朔，又称月吉。《周礼·地官·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表明这一天是吉日。^①将要生产的妇女在这一天搬到侧室待产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是贵族阶层的“生子之礼”。

表日月相会之意的“辰”也写作“𡗗”。如《说文解字·会部》：“日月合会为𡗗”。^②《玉篇·会部》“𡗗，日月会也，今作辰”。形符“會”更表明了字义。

关于产前一个月产妇居侧室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内则》。其后的文献还时有记载，如《元史·国俗旧礼》：“凡后妃妊娠，将及月辰，则移居于外毡帐房，若生皇子孙，则赐百官以金银彩缎，谓之撒答海。及弥月，复还内寝。其帐房，则以颁赐近臣云”。清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之五十七：“眉间喜气报新黄，隔月先铺月子房”，反映的是明代宫中提前一个月准备产房的习惯。

参考文献：

- [1] 陆宗达 王宁著.《训诂与训诂学》[M].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 [2] 《十三经注疏》[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 [3] 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 主编.《故训汇纂》[M].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Some Notes on “yuechen” in *Liji·Neize*

ZHAO Hai-bao QIN Yue-long

(Classical Research Institute Jinlin University, Jin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It is groundless to explain “yuechen”(月辰) as “yuejing”(月经). “Yuechen” is the first day in the lunar calendar, because one of the meanings of “chen”(辰) is the meeting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Key words: *xungu and xunguxue*; yuechen; yueshuo

-
- ① 王引之认为“朔日不必皆吉”。详见《经义述闻》卷三十一。这并不影响“月辰”是一个表时间的短语。
 - ② 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订。

(上接第 72 页)

On the Editions and Circulation of the *Collating Notes on Mao Shi*

CAO Yi-zh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reading of Confucian canons, *The Collating Notes on Mao Shi* assembles most important collating notes on *Mao Shi* written by the scholars of Han and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proffers a thorough and penetrative investigation on its editions and history of circulation, and also points out some mistakes pertaining to this problem made by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the *Collating Notes on Mao Shi*; edition; circulation